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四十五回 評骨董門客巧欺蒙 送忤逆縣官托訪察

你道那和尚是誰？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那逼死胞弟、圖賣弟婦的黎景翼。不覺吃了一驚，便問道：「你是幾時出家的？為甚弄到這個模樣？」景翼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那回事之後，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，自己也看破一切，就走到這裡來，投到天竺寺，拜了師傅做和尚。誰知運氣不好，就走到哪裡都不是。那些僧伴，一個個都和我不對。只得別了師傅，到別處去掛單，終日流離浪蕩，身邊的盤費，弄的一文也沒了，真是苦不勝言！」他一面說話，我一面走，他只管跟著，不覺到了三雅園。我便進去泡茶，景翼也跟著進去坐下。茶博士泡上茶來。景翼又問我到這裡為甚事，住在哪裡。我心中一想，我個人招惹他不得，因說道：「我到這裡沒有甚麼事，不過看個朋友，就住我朋友家裡。」景翼又問我借錢，我無奈，在身邊取了一圓洋銀給他，他才去了。那茶博士見他去了，對我說道：「客人怎麼認得這個和尚？」我道：「他在俗家的時候，我就認得他的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客人認得他也罷！」我道：「這話奇了！我已經認得他了，怎麼能夠不認得呢。」茶博士道：「客人有所不知：這個和尚不是個好東西，專門調戲人家婦女，被他師傅說他不守清規，把他趕了出來。他又投到別家廟兒裡去。有一回，城裡鄉紳人家做大佛事，請了一百多僧眾唸經，他也投在裡面，到了人家，卻乘機偷了人家許多東西，被人家查出了，送他到仁和縣裡去請辦，辦了個枷號一個月示眾。從此他要掛單，就沒有人肯留他了。」我聽了這話，只好不做理會。閒坐了一回，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，便進城來。

忽然想起當年和我辦父親後事的一位張鼎臣，我來到杭州幾次，總沒有去訪他；此時想著訪他談談，又不知他住在哪裡。仔細想來，我父親開店的時想，和幾家店舖有來往，我在帳簿上都看見過的，只是一是時想不起來。猛可想起鼓樓灣保和和廣東九藥店，是當日來往極熟的，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。想罷，便一逕問路到鼓樓灣去，尋到了保和，只見裡面紛紛發行李出來，不知何故。我便挨了進去，打著廣東話，向一位有年紀的拱手招呼，問他貴姓。那人見我說出廣東話，以為是鄉親，便讓坐送茶，說是姓梁，號展圖。又轉問了我，我告訴了，並說出來意，問他知道張鼎臣下落不知。展圖道：「聽說他做了官了，我也不知底細，等我問問舍姪便知道了。」說罷，便向一個後生問道：「你知道張鼎臣現在哪裡？」那後生道：「他捐了個鹽知事，到兩淮候補去了。」只見一個人闖了進來道：「客人快點下船罷，不然潮要來了！」展圖道：「知道，我就來。」我道：「原來老丈要動身，打擾了！」說罷起身。展圖道：「我是要到蘭溪去走一次。」我別了出來，自行回去。

到了次日，便叫了船仍回上海，耽擱一天，又到鎮江稽查了兩天帳目，才僱了船渡江到揚州去。人到了江都縣衙門，自然又是一番景象。除了繼之外，只有文述農是個熟人。我把各處的帳目給繼之看了，又述了各處的情形，便與述農談天。此時述農派做了帳房，彼此多時未見，不免各訴別後之事。我便在帳房裡設了榻位，從此和述農聯床夜話。好得繼之並不叫我管事，閒了時，便到外面訪訪古蹟，或遊幾處名勝。最好笑的，是相傳揚州的二十四橋，一向我只當是個名勝地方。誰知到了此地問時，那二十四橋竟是一條街名。被古人欺了十多年，到此方才明白。繼之又帶了我去逛花園。原來揚州地方，花園最多，都是那些鹽商蓋造的。上半天任人遊玩，到了下午，園主人就來園裡請客，或做戲等。

這天述農同了我去逛容園。據說這容園是一個姓張的產業，揚州花園，算這一所最好；除了各處樓臺亭閣之外，單是廳堂，就有了三十八處，卻又處處裝璜不同。游罷了回來，我問起述農，說：「這容園的繁華，也可以算絕頂了。久聞揚州的鹽商闊綽，今日到了此地，方才知是名不虛傳。」述農道：「他們還是拿著錢不當錢用，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；若是懂得的，少化幾個冤枉錢，還要鬧呢。」我道：「銀錢都積在他們家裡也不是事，只要他肯化了出來，外面有得流通便好，管他冤枉不冤枉。攔不住這班人都做了守財奴，年年只有入款，他卻死攔著不放出來，不要把天下的錢，都攆到他家麼。」述農道：「你這個自是正論。然而我看他們化的錢，實在冤枉得可笑！平白無端的，養了一班讀書不成的假名士在家裡，以為是親近風雅，要借此洗刷他那市儈的名字。化了錢養了幾個寒酸倒也罷了，那最奇的，是養了兩班戲子，不過供幾個商家家宴之用，每年要用到三萬多銀子！這還說是養了幾個人；只有他那買古董，卻另外成就一種癖性，好好的東西拿去他不買，只要把東西打破了拿去，他卻出了重價。」我不覺笑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述農道：「這件事你且慢點談，可否代我當一個差，我請你吃酒。」我道：「說得好好的，又當甚麼差？」

述農在箱子裡，取出一卷畫來，展開給我看，卻是一幅橫披，是阮文達公寫的字。我道：「忽然看起這個做甚麼？」述農指著一方圖書道：「我向來知道你會刻圖書，要請你摹出這一個來，有個用處。」我看那圖書時，卻是「節性齋」三個字。因說道：「這是刻的近於鄧石如一派，還可以仿摹得來，若是漢印就難了。但不知你仿來何用？」述農一面把橫披捲起，仍舊放在箱子裡道：「摹下來自有用處。方才說的那一班鹽商買古董，好東西他不要，打破了送去，他卻肯出價錢，你道他號甚麼意思？原來他拿定了一個死主意，說是那東西既是千百年前相傳下來的，沒有完全之理；若是完全的，便是假貨。因為他們個個如此，那一班販古董的知道了，就弄了多少破東西賣給他們。你說冤枉不冤枉？有一個在江西買了一個花瓶是仿成化窯的東西，並不見好，不過值上三四元錢；這個人卻叫玉工來，把瓶口磨去了一截，配了座子，販到揚州來，卻賣了二百元。你說奇不奇呢。他那買字畫，也是這個主意，見了東西，也不問真假，先要有名人圖書沒有；也不問這名人圖書的真假，只要有了兩方圖書，便連字畫也是真的了。我有一個董其昌手卷，是假的，藏著他沒用，打算冤給他們，所以請你摹了這方圖書下來，好蓋上去。」我笑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只要買了石來。但怕他看出是假的，那就無謂了。」述農道：「只要先通了他的門客，便不要緊。」我道：「他的門客，難道倒幫了外人麼？」

述農道：「這班東西懂得甚麼外人內人，只要有了回用，他便拍合。有一回有個人拿了一幅畫去賣，要價一千銀子，那門客要他二成回用，那人以為做生意九五回用，是有規矩的，如何要起二成來，便不答應他。他說若不答應，便交易不成，不要後悔。賣畫的自以為這幅畫是好的，何憂賣不去，便沒有答應他。及至拿了畫去看，卻是畫的一張人物，大約是『歲朝圖』之類，畫了三四個人，圍著擲骰子，骰盤裡兩顆骰子坐了五，一個還在盤裡轉，旁邊一個人，舉起了手，五指齊舒，又張開了口，雙眼看著盤內，真是神采奕奕。東家看了，十分歡喜，以為千金不貴。那門客卻在旁邊說道：『這幅畫雖好，可惜畫錯了，便一文不值。』東家問他怎麼畫錯了，他說：『三顆骰子，兩頂坐了五，這一顆還轉著未定，喝骰子的人，不消說也喝六的了；他畫的那喝骰子的，張開了口，這『六』字是合口音，張開了口，如何喝得『六』字的音來？』東家聽了，果然不錯，便價也不還，退了回去。那賣畫的人，一場沒趣，只得又來求那門客。此時他更樂得拿腔了，說已經說煞了，挽回不易，必要三成回用。賣畫的只得應允了。他卻拿了這幅畫，仍然去見東家，說我仔細看了這畫，足值千金。東家問有甚憑據。他說：『這幅畫是福建人畫的，福建口音叫『六』字，猶如揚州人叫『落』字一般，所以是開口的；他畫了開口，正所以傳那叫『六』字之神呢！』他的東家聽了，便打著揚州話『落落』的叫了兩聲，果然是開口的，便樂不可支，說道：『虧得先生淵博，不然幾乎當面錯過。』馬上兌了一千銀子出來，他便落了三百。」我聽了，不覺笑起來道：「原來多懂兩處方言，卻有這等用處。但不知這班鹽商怎麼弄得許多錢？我看此中必定有個弊端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這裡面的毛病，我也弄不清楚。聞得兩淮鹽額有一千六百九萬多引，叫做綱鹽。每引大約三百七十斤，每斤場價不過七八文，課銀不過三釐多。運到漢口，便每斤要賣五六文不等。愈遠愈貴，並且愈遠愈雜。這裡場鹽是雪白的，運到漢口，便變了半黃半黑的了。有部帖的鹽商，叫做根窩。有根窩的，每鹽一引，他要抽銀一兩，運腳公用。每年定額是七十萬，近來加了差不多一倍。其實運腳所用，不及四分之一，漢口的岸費，每引又要派到一兩多，如何不發財！所以鹽院的供應，以及緝私稿賞，瞻養窮商子孫，一切費用，都出在裡面。最奇的，他們自己對自己，也要做弊：總商去見運司，這是他們商家的公事了，見運司那個手本，不過幾十文就買來了，他開起帳來，卻是一千兩。你說奇不奇？」

我聽到這裡，不覺吐出了舌頭道：「這還了得！難道眾商家就由得他混開麼？」述農道：「這個我們局外人哪裡知道，他自然

有許多名目立出來。其實綱鹽之利，不在官不在民，商家獨佔其利；又不能盡享，大約幕友、門客等輩分的不少，甚至用的底下人、丫頭、老媽子，也有餘潤可沾。船戶埠行，有許多代運鹽斤，情願不領腳價，還怕謀不到手的，所以廣行賄賂，連用人也都賄遍了，以求承攬載運。」我道：「不領腳價，也有甚好處麼？」述農道：「自然有好處。凡運鹽到了漢口，靠在碼頭上，逐船編了號頭，挨號輪銷。他只要弄了手腳，把號頭編得後些，趕未及輪到他船時，先把鹽偷著賣了；等到輪著他時，卻就地買些私鹽來充數。這個辦法，叫做『過籠蒸糕』。萬一買不著私鹽，他便連船也不要了，等夜靜時，鑿穿了船底，由他沉下去，便報了個沉沒。這個辦法叫做『放生』。後來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知道這種弊端，便創了一個票鹽的辦法：無論哪一省的人，都可以領票，也不論數目多少；只要領了票，一樣的到場灶上計引授鹽，卻仍然要按著引地行銷。此時一眾鹽商，無弊可作，窘的了不得，於是怨恨陶公，入於骨髓。無可發洩，卻把陶公的一家人編成了紙牌。我還記得有一張是畫了一個人，拿了一雙斧頭砍一棵桃樹，借此以為咒詛之計。你道可笑麼。」我道：「這種不過兒戲罷了，有甚益處。」述農道：「從行了票鹽之後，卻是倒了好幾家鹽商，鹽法為之一變。此時為日已久，又不知經了多少變局了。」

我因為談了半天鹽務，忽然想起張鼎臣，便想去訪他，因開了他的官階名姓，叫人到鹽運司衙門去打聽。一面踱到繼之簽押房裡來。繼之正在那裡批著公事，見了我，便放下了筆道：「我正要找你，你來得恰好。」我道：「有甚麼事找我呢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到任後，放告的頭一天，便有一個已故鹽商之妾羅魏氏，告他兒子羅榮統的不孝。我提到案下問時，那羅榮統呆似木雞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問他話時，他只是哭。問羅魏氏，卻又說不出個不孝的實據，只說他不聽教訓，結交匪人。問他匪人是哪個，他又說不出，只說是都已跑了。只得把羅榮統暫時管押。不過一天，又有他羅氏族長來具結保了去，只說是領回管束。本來就放下了，前幾天我偶然翻檢舊案卷，見前任官內，羅魏氏已經告過他一次忤逆，便問起書吏。據那書吏說：『羅榮統委實不孝，有一年結交了幾個匪徒，謀弒其母。幸而機謀不密，得為防備，那匪徒便逃走了。羅魏氏便把兒子送了不孝，經族長保了出去。從此每一個新官到任，羅魏氏便送一次，一連四五任官，都是如此。』我想這個裡面，必定有個緣故。你閒著沒事，何妨到外面去查訪個明白。」我道：「他母親送了不孝，他族長保了去便罷了。自古說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哪裡管得許多呢，訪他做甚麼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件事可小可大。果然是個不孝之子，也應該設法感化他，這是行政上應有之義。萬一他果然是個結交匪類的人，也要提防他，不要在我手裡出了個逆倫重案，這是我們做官的私話，如何好看輕了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去查訪便了。只是怎麼個訪法呢？」繼之道：「這個哪裡論得定。好在不是限定日子，只要你在外面，隨機應變的暗訪罷了。茶坊酒肆之中，都可以訪得。況且他羅家也是著名的鹽商，不過近年稍為疲了點罷了，在外面還是赫赫有名的，怕沒人知道麼。」於是我便答應了。

談了一會，仍到帳房裡來。述農正在有事，我只在旁邊閒坐。過一會，述農事完了，對我笑道：「我恰才開發廚房裡飯錢，忽然想著一件可笑的事，天下事真是無奇不有。」我忙問是甚麼事。述農不慌不忙，說出一件事來。

正是：一任旁人譏齷齪，無如廉吏最難為。不知述農到底說出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